

孟子

後藤嘉幸訓點
上

特71

505

特
50



52.6.9
77W21732

孟子

朱熹集註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
 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
 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
 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
 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
 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韓子曰堯
 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
 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
 死不得其傳焉苟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孟子序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苟與楊大醇而小疵○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

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在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

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
 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
 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
 且如水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
 無許多光耀也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
 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
 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
 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
 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
 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

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則道性善歐陽永叔
 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
 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
 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
 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卷之上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家，殺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壓，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

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
 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
 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
 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牝魚濯文王以民力為臺為
 沼而民觀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
 麀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
 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
 樂哉○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
 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
 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

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
 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
 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
 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
 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污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
 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
 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
 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
 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

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載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

民飢而死也。○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耻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唯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孟子見梁惠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

乎定。吾對曰：定乎？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如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聞之。胡齧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觫也。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則不忍其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

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悅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言之，於吾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我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與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也？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與？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也？挾秦

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百姓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也？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也。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

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
 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
 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
 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
 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
 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
 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
 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
 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
 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疆海內

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衣服入何以異於鄒
 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
 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
 王之市行施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
 欲赴愬於王其如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
 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
 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無因無恒心
 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
 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
 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

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
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
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
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
者可以食肉矣百步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
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頽白者不負戴於道
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
有也

梁惠王章句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
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
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
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
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
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臣請爲王言樂今王鼓樂於
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額而相告
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
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音見羽

旄之美舉疾首蹙額而相告曰吾王之好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

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亦宜也臣始至境問國之於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

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
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
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
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
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
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
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齊宣王見孟子於雪
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
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
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

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昔者齊
景公問於安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于琅
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放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
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
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
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
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明明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
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從流下而亡反謂之流
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

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
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大師曰爲
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
尤畜君者好君也○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
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
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
於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
罪人不挈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
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
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鰥獨王

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
寡人好貨對曰昔時公劉好貨詩曰乃積乃倉乃裹餼
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于戈戚揚爰方啓行
故居者有積倉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
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
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
朝走馬率西水許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
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
何有○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
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

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

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代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溢必使王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

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箠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暹而已矣○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

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來其蘓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箠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猶可及止也○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飢歲君之民

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於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友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而死其長上矣○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

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疆爲善而已矣○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弊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厲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

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
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
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
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何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
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
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
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
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
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
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

哉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
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
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艷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
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
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
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
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曰以齊王由反手也曰若

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
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
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
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
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
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
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
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
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惠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
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

也而齊有其地矣鷄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
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
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
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
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
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
之惟此時為然○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
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
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
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

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
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
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
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
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
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
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
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
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

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
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
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
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
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
而反動其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
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
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
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
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閱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以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既

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

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
 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
 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宰我
 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
 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
 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麟
 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
 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
 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
 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

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
 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
 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孟子曰仁則榮不
 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
 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間暇及是
 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
 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子孔子曰為此詩
 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間暇及是
 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詩云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

可活此之謂也。○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廬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

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

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
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
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
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
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如恥之莫如爲仁仁者如射
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
已矣○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
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

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孟子曰
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
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
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
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
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
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不憫故曰爾則爲
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
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
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

恭君子不由也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孟子

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日病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

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
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
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
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
謂之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
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
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延莫
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
其二哉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
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故湯之於

伊尹學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
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
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
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哉不爲管仲
者乎○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
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
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
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
行者必以贖辭曰餽贖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
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

有處也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矣。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時戰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唯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

也。今旣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爲蚺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孟子爲鄉於齊，出弟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迤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旣或治之，予何言哉？○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

願竊有請也。水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快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對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乎。曰。未也。沈同問曰。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知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見於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

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待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

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凡而卧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也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爲長者慮

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孟子去齊尹
 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
 不可然且至則是于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
 而後出晝是何滯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告曰夫尹
 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
 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
 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及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
 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
 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
 之予曰望之予豈若是小大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
 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
 聞之曰士誠小人也○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
 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與其間必有名
 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
 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
 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孟子去齊居休
 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
 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
 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覲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緇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

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無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愛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緇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

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說。」○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夏后氏五

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籍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亦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民為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詩云：周

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使
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
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
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
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
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
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
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
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
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

野人也此其大畧也若夫濶澤之則在君與士矣○有
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
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
數十人皆衣褐捆履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
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墮
人也願爲聖人之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
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
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
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
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

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是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於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

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

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亦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陽爲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

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返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疆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水者未聞下喬水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之長短同則賈相若

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之多寡同則賈相若
 屨之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
 徒或相什伯或相萬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屨小屨
 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
 國家○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
 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來見孟子
 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
 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簿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
 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
 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

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
 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
 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
 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
 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
 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食之其類有泚睨
 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面目蓋歸反藁裡而
 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問曰命之矣

滕文公章句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性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疆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

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失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差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大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周霄問曰古之

孟子
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
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
君則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
禮曰諸侯耕助以共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性不
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
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
乎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
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
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
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

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
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
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彭更問曰後
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
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
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
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人則
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
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

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

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獫狁我后，后來其無罰，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干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不

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哂之。雖曰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曰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

段于水踰垣而辟之，泄柳闔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饋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闔其門，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

年○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
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
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
爲巢上者爲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
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
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
平土兩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
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
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
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

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
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
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
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
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
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
下之言不歸揚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
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
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
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

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
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
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
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
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
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
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
墨者聖人之徒也○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
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季蠶食實者
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

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
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
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
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
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曰仲
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綠萬鍾以兄之綠爲不義之綠
而不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
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鱓者已頻顛曰惡用是鮓鮓
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賊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
是鮓鮓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

孟子卷之上畢
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
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孟子卷之上畢

東 京 圖 書 館

漢 書 門

經 卷 類

函

七 架

一 三 號

四 冊